

古代徽州

宗教信仰研究

GUDAI HUIZHOU

ZONGJIAO XINYANG YANJIU

丁希勤◎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博士后科研项目《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明清徽州的民间信仰研究》
安徽省C类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建设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团队《中国历史与文化》建设项目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池州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古代徽州 宗教信仰研究

GUDAI HUIZHOU

ZONGJIAO XINYANG YANJIU

丁希勤◎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新文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 / 丁希勤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81141-793-7

I. ①古… II. ①丁… III. ①宗教信仰—研究—徽州地区—古代 IV. ①B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8931 号

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

丁希勤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00 × 1000 1/16

印 张:18

字 数:303 千

书 号:ISBN 978-7-81141-793-7

定 价:36.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李琳琦

近代歙县人许承尧的《歙事闲谭》收录有《歙风俗礼教考》一文,其中有这样两段论述:

徽州独无教门,亦缘族居之故,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故教门人间有贸易来徽者,无萃聚之所,遂难久停焉。

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设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

此两段话对于徽学研究者来说可谓耳熟能详。高寿仙先生在《徽州文化》一书中就说:“相对来说,徽州由于是新儒学的故乡,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基本遵循朱熹所倡导的礼仪和准则,宗教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族居生活也限制了具有不同信仰的外来人在此定居的可能性。因此,新的宗教很难在徽州找到信奉者,更不可能生根发芽,广为传播。”并引用上述材料以为佐证。也正因此,当前徽学研究虽硕果累累,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但徽州宗教信仰却很少有专文论述,更遑论专著了。二十卷本的“徽州文化全书”对徽州宗教信仰毫无涉及,卞利先生的《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一文也未论及徽州的宗教信仰问题。徽州宗教信仰研究的冷与徽学研究的热形成冰火两重天。

历史上的徽州果真“独无教门”吗?徽州地区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一部宋代方志——罗愿所纂《新安志》中说:“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裴遗风,以故人多好仙。”许即许宣平,“歙县人,唐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中,绝粒不食,颜如四

十许。”聂乃聂师道,“歙县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外。后得内传服松脂法,乃与同志登绩溪百丈山采芝。”两人都是宋以前徽州极为有名的道教徒。《新安志》还专列《仙释》一节叙述了宋以前徽州一批著名的道教、佛教徒。此外,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僧天然就在休宁万安镇水南村建南山寺;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5年),有新罗僧人到黄山传经,并在钵盂峰下创建新罗庵。明代,休宁的齐云山成为江南道教的中心。乾隆四十年(1775年),江登云纂辑的歙县江村村志《橙阳散志》卷十《艺文志上》,收录了明末清初歙县江村人江学海的《佛堂山记》、婺源人曹鸣远的《觉华庵香灯田记》和宣城人施闰章的《觉华庵香灯田记》三篇文章,记述了明天启三年(1623年)江村士人和民众在距村四里的佛堂山隋唐时期旧有佛堂遗址上,重建觉华禅院,并“置饭僧田”的经过。这些均表明徽州不仅有“教门”,且历史久远、绵延不绝。

其实,前引《歙风俗礼教考》所言要害在“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一句,“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之语无非是为了突出“文公道学之邦”的百姓对“文公道学”之笃信。因此,此段话仅仅是徽州人追求儒家一统理想的流露,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历史上的徽州“独无教门”,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也恰表明了我们对历史文献解读上存在的误区。当然,这也在提醒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绝对不能囿于“传统观点”的框框,而应从历史事实出发,从正确解读文献做起,才能不断地突破和创新,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向前迈进。

有学者指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传统的徽州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因而徽州的宗教文化自然也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对徽州宗教信仰研究的漠视,无疑会影响我们对徽州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

正是鉴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一直渴望着能有学者投身于徽州宗教信仰的研究。希勤在2007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伊始,即向我表达了要研究徽州宗教信仰的意愿。这与我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不仅同意,还鼓励他要不囿陈见,敢于创新,在做足文献功夫和相关宗教理论功夫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徽州宗教信仰的认识和看法。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一书,即是希勤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该书是目前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徽州宗教信仰的专著。它不仅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徽州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的发展源流、宗教形式、内涵特点,还将它们与徽州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使徽州历史文化中的

宗教意蕴得以展现,我想就传统社会而言,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宗教研究,或者从宗教学的角度,只知教义,而忽略其发展源流;或者从宗教史的角度,只知其源流,而不知宗教教义为何物。希勤一直对宗教充满浓厚的兴趣,阅读过大量的道教与佛教经典,故而能将宗教教义与宗教历史熔于一炉,以经佐史,以史证经。如书中关于齐云山玄武信仰和歙县、婺源县五显信仰的研究,就将道教经典《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黄庭经》、《福德五圣经》等经书教义与其历史叙述有机结合,娓娓道来,不仅增强了文字的可读性,更增添了论述的深刻感。书后还附录了大量的资料,为日后他人研究提供了便利。

徽州宗教信仰的内容极其丰富,远非一书所能括尽,亦非一书能尽其堂奥,本书只是初具规模,完全之功,尚待将来。作为徽州宗教信仰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书中的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甚至还存在有不少臆测的成份。好在现在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可以给年轻人更多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从而推动学术新领域的不断开辟。

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艰辛的过程,同时又充满了无限的乐趣。相信只要付出了劳动,就会有收获;只要坚韧不拔地去追求,定会有成功之日。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希勤能在徽学研究,特别是徽州的宗教信仰研究领域再作新贡献。

是为序。

2013年2月18日

目 录

序	1
导 读	1
第一章 徽州的儒教	11
一 徽州儒教的宗教形式	12
二 徽州祠庙与儒教信仰	17
三 程朱理学信仰	27
第二章 徽州的道教	32
一 早期道教	32
二 唐宋民间道教	35
三 明清齐云山道教	44
四 徽州道教的临终理论	57
第三章 徽州的佛教	64
一 徽州寺观(包括道观)	64
二 徽州高僧的主要思想	68
三 明末黄山佛教的兴起	88
第四章 徽州的民间信仰	95
一 世忠庙与程灵洗信仰	95
二 忠烈庙与汪华信仰	100
三 灵顺庙与脏腑信仰	121

四 目连戏与劝善信仰	128
五 徽州民间信仰的价值	136
第五章 徽州宗教信仰与徽州社会	138
一 早期道教信仰与徽州社会	138
二 唐宋元三教繁荣与徽州社会	139
三 明清三教衰落与徽州社会	146
四 齐云山道教、黄山佛教与徽州社会	159
五 徽州祥异与徽州社会	162
六 徽州隐逸与徽州社会	169
附录一：徽州历史上的坛庙	183
附录二：徽州历史上的寺观	211
附录三：徽州历史上的名道	245
附录四：徽州历史上的名僧	258
主要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77

导 读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是文明的本质。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认为,“像传统历史研究那样单就国家而论历史,是根本无法涉及历史之本性的,历史的载体本来就是文明,历史的意义即寓于作为历史之现象的文明之中,而宗教信仰则是文明社会的本质体现,是文明过程的生机源泉。”^①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洛德·阿克顿认为“宗教是历史的钥匙”^②,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宗教是文化的实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③,而清华大学的王晓朝也认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④等。徽州文化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儒释道教以及众多的民间信仰在其中的作用也是渊源有自的。

安徽省的地形基本上可分三大块:皖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山区。徽州地处皖南山区,有黄山、齐云山等名山,“自古名山僧占多”,徽州历史上宗教信仰也非常兴盛。徽州的黄山、齐云山均与道教有关,“相传黄山为轩辕与容成、浮丘炼丹处”^⑤,而齐云山则是我国道教名山之一。徽州又称新安,宋代罗愿的《新安志》曰:“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裴遗风,以故人多好仙。”^⑥晋以后佛教开始传入,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北有九华山和黄山的佛教、南有齐云山的道教、中有新安儒教的广大宗教信仰局面,并最终在徽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儒教为主、以佛道为辅、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复杂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体系,它维系了徽州历史上几千年稳定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徽州儒教研究、徽州道教研究、徽州佛教研究、徽州民间

① 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4 页。

② 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7 页。

③ [美]保罗·蒂利希著,陈新权、王平译:《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 页。

④ 王晓朝:《文化视域与新世纪宗教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⑤ (清)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卷十八《仙释》,康熙三十八年万青阁刻本。

⑥ (宋)罗愿:《新安志》卷十《叙杂说》,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信仰研究、徽州宗教信仰与徽州社会研究。在儒教部分,选择了徽州历史上流行的坛壝、祠庙、祠堂(或家庙)和庙学等宗教祭祀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四者是儒教在地方上的宗教实物形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徽州儒教的信仰状况。在道教部分,重点是研究徽州道教信仰的发展史与道教思想。徽州道教信仰经历了由黄山到民间再到齐云山的发展历程,道教信仰渊源深厚,具有原质性的特点,每一次发展都促进了徽州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佛教部分,徽州不重视佛教,但却出现了不少的佛门高僧,且都与黄山有一定的联系,因而本部分以黄山为主,重点是研究徽州佛教高僧的思想和徽州佛教的特点。在民间信仰部分,徽州民间信仰非常丰富,文中主要是考察徽州本地所产生的民间信仰,选择了徽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程灵洗信仰、汪华信仰、五显灵顺信仰和明清时期的目连戏作为考察对象,重在梳理徽州历史上民间信仰的发展脉络与内在规律。徽州民间信仰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要内容,儒释道的每一次发展都促进了徽州民间信仰的发展。唐朝以前,徽州流行早期道教传说,徽州民间信仰以道教为主要内容。唐宋元时期,徽州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徽州民间信仰也以三教为主要内容,并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明清时期,齐云山道教和黄山佛教兴盛,促进了徽州目连戏的兴起。目连戏是徽州民间三教合一的产物,标志了徽州民间信仰发展的高级水平。目连戏以劝善思想作为总结^①,劝善思想是徽州民间信仰的主要思想,也是儒释道三教的主要思想,同时也是我国民间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在徽州宗教信仰与徽州社会部分,主要是研究徽州宗教信仰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大体上说,徽州历史上的宗教信仰是徽州区域社会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曾促进了徽州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齐云山道教和黄山佛教的兴起使徽州闻名遐迩。但由于明清王朝宗教政策的变化,明清徽州民间宗教信仰结构逐渐失衡,对徽州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徽州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地方区域社会,通过徽州宗教信仰的研究可以展示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结构及其发展变化,并藉此探讨我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宗教信仰上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自东汉以后,儒释道日益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宗教信仰,三教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对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明清时期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变化,儒教日益强化,佛道日渐削弱,儒教

^① 见本书第四章《目连戏与劝善信仰》。

与佛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导致三教的衰落,三教的衰落又导致社会道德的腐败,明朝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走向灭亡的。到了清朝,人口又大量增长,日渐萎缩的宗教信仰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信仰需求,于是民间宗教大量兴起,而民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又被统治者视为“异端”或“淫祠”而加以取缔甚或严厉打击,致使民间宗教信仰问题日趋尖锐化并集中爆发,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清朝统治的覆亡。

徽州宗教信仰是徽州区域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以下特点。

1. 山区性

徽州多山,“州在万山中”^①、“六邑皆环山以居”^②,山区环境复杂,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山区居民大都有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如南宋婺源道士李玉琳的宗教思想就涉及徽州山区的“蛟”、“蛟妖”、“猴精”、“狐精”、“白蛇”、“狂邪”、“山魅”、“井妖”、“魍魉”、“妖邪”、“鬼魅”、“鬼物”、“夔鬼”等内容(参见第二章中“李玉琳与经教符箓”)。山区居民一般不能正确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只能用宗教来驱邪、制鬼、治病、祈祥和纳福,因而使徽州宗教信仰呈现出浓厚的山区性。“自古名山僧占多”,徽州多山,也为道教和佛教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如齐云山的道教、黄山的佛教均处深山中。宋代罗愿的《新安志》曰:“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葛遗风,以故人多好仙。”^③正是这一山区性的表现。

2. 道学性

康熙《徽州府志》曰:“徽州,道学之乡,不重二氏,虽有名号禅师开堂说法,人不响应,旋即度之。”^④表明徽州宗教信仰具有道学性。所谓“道学”即是儒教和道教的混合物,徽州流行儒教和道教,但以道教为主。道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天地人三才合一,如徽州的五显灵顺信仰、玄帝信仰、文昌信仰、黄山信仰、程朱理学信仰等,均是徽州天文、地理与人文的结合,其中五显灵顺信仰是徽州天文方位、地理建置与徽州人的结合,玄帝信仰是徽州玄武星座与齐云山及朱熹的结合,文昌信仰是文昌星与黄山信仰的结合,程朱理学信仰是天道、性命与“程朱阙里”的结合。道学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重践履、黜浮华、崇实学,如晋以前徽州山区道教以炼丹为主,唐宋徽州民间道教注重实用性,宋明程朱理学注重践履,明清齐云山道教注重斋醮和世俗性等。“二氏”在这里主要是指佛教,徽州佛教在隋唐时

①(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形胜》,弘治十五年刻本。

②(明)鲁点:《齐云山志》卷首《序》,明万历刻本。

③(宋)罗愿:《新安志》卷十《叙杂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卷十八《仙释》,道光七年刻本。

期流行禅宗,但在宋朝以后,由于受儒教和道教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呈现出浓厚的道学性。如明朝憨山德清评价黄山广寄和尚,“吾沙门之行,贵真修实证,不在炫名闻、立门庭为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艺,博识广闻,一入法门,即尽情屏绝,精心为道,如愚若讷,居常一念,密密绵绵,见人不发一语,问者唯唯,一笑而已,至若处同袍,忘人我,脱略形骸,无不爱而敬之。”^①宋朝以后徽州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禅师,如宋代的释道宁、释嗣宗等都是徽州人,但主要蹿红于外邦,对徽州本地影响不大。由此观之,徽州儒释道三教都具有浓厚的道学性。

3. 道场性

道场性是指宗教信仰以道场文化为主,徽州的道场文化主要有新安的儒教、齐云山的道教、黄山的佛教和一些民间信仰,四者各有独立的发展体系,有各自固定的信仰内容,分别以程朱理学、玄武、文殊、程灵洗、汪华和五显为信仰核心,具有地方性和原质性的特点,不仅对徽州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强烈的辐射,从而呈现出鲜明的道场性。如新安的儒教有“东南邹鲁”、“道学之乡”的美誉。齐云山有“玄帝之居”的美称,清《齐云山志·序》曰:“齐云旌甲江南,与黄山并峙,其山水之英姿,神灵之感应,宇内莫不仰而宗之。”^②黄山是江南文殊菩萨的道场,有“文殊座出悬崖顶”、“飞下清凉界”之誉,其开山神僧唯安在明朝时曾饮誉京师。宋元时,张松谷栖息黄山,“历宣、歙、休、池,顶礼云集而祈求祷卜,其应如响。”^③在民间信仰中,徽州的汪华信仰和五显灵顺信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浙江西湖有汪王庙,安徽庐江府有汪越公庙,江苏江宁府有汪越国公祠等,均祀汪华,“忠烈庙(即汪华)遍江浙而其祖庙实在徽郡”^④。又如婺源的五显灵顺信仰,元《礼部集》曰:“婺源五显之神闻于天下尚矣,……每岁夏初,四方之人以祈福会集祠下者,上穷荆越,下极扬吴,御舟塞川,重雾翳陌,百贾列区,珍货填积,赋羨于官,施溢于庙,浹旬日乃止,尤为一邦之盛。”^⑤

4. 政教性

政教性是指徽州宗教信仰含有政治教育的特点,包括政治性和教育性。

徽州宗教信仰大都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如儒教信仰是科举与官僚制度崇拜的产物,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被朝廷封为“徽国公”、“齐国公”。在道教信

①《憨山老人梦游集·新安黄山掷钵庵寓安寄公塔铭》,《卮新纂续藏经》第七十三册,CBETA版。

②齐云山志编纂办公室:《齐云山志》,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51页。

③《馆田李氏宗谱》卷二十四《松谷真人事实略》,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④《宏村汪氏家谱》卷二十二《事实》,乾隆十三年刻本。

⑤(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二《婺源州灵顺庙新建昭敬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仰中,相传黄山为轩辕与容成、浮丘炼丹处,轩辕即黄帝,是我国最早的政治领军人物。在齐云山的玄武信仰中,玄武又名“玄帝”,在道教传说中为净乐国王与善缘王后所生,与王室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宋朝以后成为重要的国家信仰,这也是宋朝和明朝重视齐云山道教的主要原因。在民间信仰中,程灵洗和汪华分别是南朝梁陈和隋唐时期朝廷的显贵,程灵洗是大将军,汪华是越国公,而婺源五显灵顺信仰的实质是五脏六腑信仰,五脏六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显然又与“官”联系在一起。凡此,说明徽州宗教信仰有一股浓重的官化倾向,反映了徽州人骨子里有一种很深的政治情结。

教育性是徽州宗教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弘治《徽州府志》曰:“六县事迹以类纂辑,首地理,次食货,又次封建、职制、公署、学校、祀典、恤政、选举、人物、宫室、寺观、祥异、词翰,而终之以拾遗。盖建立,郡邑既定,然后山川城郭乡市之类有所附,田地户口贡赋之类有所统,由是建官而设属,由是敬神而爱民,由是育才而取士。”^①其中祀典、寺观、祥异是属于宗教信仰的内容,“由是建官而设属,由是敬神而爱民,由是育才而取士”,说明宗教信仰是徽州地方上的三件大事之一。如清朝徽州知府李公嵩上任之始即修府学先师庙,并慨然曰:“成民致神,先务斯急,不即不图,罚其在予。”^②发展地方宗教信仰,可以达到“敬神而爱民”的目的,有利于地方的风俗教化,因而徽州积极扶持儒释道三教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祠庙和寺观的建设,一般都是由地方呈报朝廷,由皇上颁赐御旨敕建。如祭祀程灵洗的世忠庙、祭祀汪华及其从神的忠烈庙、祭祀五显的灵顺庙、祭祀玄武的玄天太素宫、祭祀文殊的慈光寺等,都是由朝廷和地方共建,充分体现了封建国家和徽州地方利用神道设教、化民正俗的教育目的。又如元朝的定宇先生祠,“先贤祠宇,学人诵习之区也,关系教化实非浅……于以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道由此矣。”^③宋代歙县的太平兴国寺有应梦罗汉院,其建立有“祗祗梦乞归严寺,要使邦人习气移”之语,而该县的天宁万寿禅寺在元代曾为“郡都道场”,说明这些祠寺在教化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徽州宗教信仰的教育功能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移民大都有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第二,徽州祠庙与寺观的数量较多;第三,徽州地方官僚和文士对宗教信仰办理殷殷、不遗余力;第四,徽州儒

①(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凡例》,弘治十五年刻本。

②(清)夏銮:道光《徽州府志》卷三《学校·秀水郑虎文徽州府修学记》,道光七年刻本。

③(清)夏銮:道光《徽州府志》卷三《坛庙》,道光七年刻本。

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化民正俗的目的比较明显;第五,徽州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道场性,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由于这些原因,徽州宗教信仰的教育功能比其他地区要相对发达一些,而呈现出明显的教育性,且其教育性与政治性紧密地结合,成为徽州不断地向外发展和输出其大徽州观念的有力武器。

以上四大特点是由徽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徽州北边是黄山,南边是齐云山,中间是盆地,新安江沿狭长的山间盆地自东南罅口而出,山环水抱盆地开,四面辐辏神人来。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宗教信仰主要有四大特点,即万山决定了它的山区性,大山如黄山、齐云山决定了它的道场性,大水如新安江决定了它的道学性,盆地为人口聚居地,决定了它的政教性。山是佛教之象征,“自古名山僧占多”,徽州最大的山乃黄山,黄山主要与轩辕和文殊信仰有关。水是道教之象征,《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变为云,云化为水,故齐云山以道教著名,而新安江亦因水而为道学性之表现。以上几大特点可以用《易经》的卦象作解释,如黄山和齐云山组成艮卦,《易经》艮卦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思不出位”和“其道光明”即是道场之义。新安江的卦象为坎卦,《易经》坎卦曰:“水再至,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常德”即是道学性之表现,佛教有“平常心是道”之说。新安江和盆地合成泽象,与周围的大山构成损卦,《易经》损卦曰:“山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是为新安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地域环境。盆地与泽又构成临卦,《易经》临卦曰:“地泽,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是为政教性之表现。

徽州宗教信仰的四大特点是由徽州的山、水、盆地及地形的特点所决定的,地理上的优势及其独一无二的组合决定了徽州宗教信仰在我国古代地方宗教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在皖南地区宗教文化中的地位

皖南地区的宗教文化主要有四大体系,即以九华山、黄山为中心的菩萨文化体系,以宣州为中心的禅宗文化体系,以齐云山为中心的道教文化体系以及以新安为中心的程朱儒教体系。四大体系分别以池州、宣州和徽州为其代表,池州有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宣州有杯渡禅师、南宗巨伟、大慧宗杲、黄蘗希运、南泉普愿等禅宗巨擘,徽州有黄山的文殊菩萨信仰、齐云山的玄武信仰、民间的五显灵顺信仰以及新安儒教信仰。若以教门论,则池州以佛教著称,宣州以禅宗著称,而徽州以儒教和道教著称。若以宗教本质论,则池州的地藏有“幽冥教主”之称,主

管地狱,为鬼的宗教;齐云山的玄武为天上之神,玄武“誓断天下妖魔”、“间分人鬼”,而黄山的文殊菩萨则主管智慧,它们与程朱儒教一样同属于人的宗教。故池州重鬼,傩戏发达;徽州重人,文教发达;宣州重禅宗,艺术发达。若以境界论,则文殊菩萨的境界最高,地藏其次,玄武又其次,禅宗又其次之次,而程朱为末,故徽州复杂,池州深沉,而宣州简约。若以贡献论,则徽州的宗教天人合一,对人的贡献最大;池州的宗教为末世之审判,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宣州的宗教为生命之超越,对艺术的贡献最大。可以说,徽州的宗教信仰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皖南地区宗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人脉一派。

这一点还表现在徽州六县的人形布局上(参见图1、图2)。明清时期齐云山玄武信仰兴盛,玄武帝是一个人的形象,徽州地图深受其影响,也呈人的形状。如绩溪县为人之首脑^①,歙县为胸腔,休宁县为腹腔,祁门县和婺源县分别为腿部。徽州多山,人在山中行走重视腿部的力量,故又设黟县在大腿上。歙县是心脏之所在,故徽州府设在歙县。休宁县为腹腔,腹腔多水,故齐云山处在人的下腹位置,“其东北石壁五彩状,若楼台在空中势欲飞动,又如神仙五六人凭栏观望”,是对其上五脏六腑形象的描述。齐云山在休宁境内,其神为玄武,故休宁县治是按照玄武的形象造的,道光《休宁县志》曰:“形家以县治为真武坐坛形,面玉几诸峰为六丁六甲,东墩为龟,南已街为蛇,前直街为剑,阳山为皂纛旗。”真武即玄武,于五行行为北方之水,其形象为龟蛇合形,龟象征了男性之根,蛇象征了女性。从地图上看,休宁县南方一条狭长的地带绝似男性之根,而齐云山“层岩去天近,织女夜鸣机”,似乎又为女性之思。^②二者交媾生水,故休宁县下方有浮梁、鄱湖等蓄水之地。六县中均设有灵顺庙,供奉五显神,始建于徽州府治所在地,实质上为脏腑信仰,它使徽州更加拟人化。道经中的玄武是“脚踏螭蛇、八卦、神龟”,因此婺源县呈龟形,县城中的“星源八景”,县域的主要山脉旧分为八段,明嘉靖时城开八门等,皆是八卦之象征,而婺源县城“实依山阜,阜形类蛭蛇,是称蛭城”,“城内西北隅山形类蛭蛇蟠结”,又当取法螭蛇。这一布局大约成型于明朝洪武二年^③,延续至民国时期,图中显示的乃一人跨步前进之姿态,象征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崛起与发展。总之,徽州六县的布局符合生理学原理,可谓是徽州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

① 绩溪为人之首脑,其体积小而为精华之所系,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十四《风俗》曰:“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之地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以绩溪为最。”

②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山川·齐云岩》,弘治十五年刻本。

③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弘治十五年刻本。

2. 在我国区域宗教文化中的地位

徽州虽曰三教流行,但佛教并不十分受重视,且其影响多被九华山的佛教和宣州的禅宗所遮蔽,因而在徽州区域宗教文化中主要是以儒教和道教著称。其中,儒教有“东南邹鲁”、“文公阙里”、“程朱阙里”、“道学之乡”、“道德之乡”的美誉,而齐云山的道教则有“玄帝之居”的说法,为我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我国道教四大名山分别是武当山、龙虎山、青城山和齐云山。其中,龙虎山是张道陵的得道之地,传说张道陵在此修炼,“龙虎现而道成”,而青城山是张道陵得道之后入蜀创教之地,传说张道陵在此创立五斗米道,因而两者分别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得道之地和创教之地。武当山和齐云山的由来大致与此相同。二者信仰玄武,玄武是天上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之神,传说玄武是在“太和山”修炼而得道,“太和山”即武当山,因而武当山是玄武的得道之地,而齐云山“测野在斗牛之墟而虚危之宿值焉”,在地理位置上与天上玄武星象相应,被认为是“玄帝之居”、“玄帝宫焉”,齐云山因之又名“中和山”。此外,齐云山的玄武信仰还与朱熹、朱棣联系在一起,这是武当山所不能及之处。至于其他的道教名山,如五岳、茅山、阁皂山、罗浮山、终南山、崂山、武夷山等,或为道教方位神之所在,或为一代宗师所创,地位均在四大名山之下,不足为埒。玄武信仰兴起于宋朝,是国家的守护神,徽州玄武的本体是朱熹,朱熹在宋朝时被称为“齐国公”。到明朝时,朱棣起兵北方,认为是得玄武之佑,因而特别崇奉玄武,迨至嘉靖、万历等朝,皇帝曾多次临幸或敕封齐云山,齐云山因此成为明朝的皇家道场。至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封齐云山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其旅游意味渐浓。至此,齐云山的道教名山地位才最终确立。观其确立的过程,可以发现齐云山道教始终与朝廷政治联系在一起。

前面已经讲过,政治性是徽州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政治性在方位上为中间,在颜色上为黄,在数字上为五,在五行上为土。如齐云山号称中和山,齐云山的玄帝信仰与天枢有关,黄山及文殊信仰与五字有关,黄山的轩辕黄帝、绩溪的“三天子都”与中央有关,婺源的五显灵顺信仰与五脏有关,五脏位于人的绛宫,是为中丹田等。“玄”、“黄”、“五”、“中”表明徽州宗教信仰有以天下之中自居的特点,当是徽州宗教信仰在我国区域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的又一显征。这一特点还表现在其行政建置上。徽州的前身分别是歙黟县、新都郡、新安郡和歙州。歙黟二县建于“秦并天下”之年,是为庚辰年。新都郡建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始领六县,是为戊子年。新安郡建于晋武帝太康元年,仍领六县,是为庚子

年。歙州建于隋开皇九年,是为己酉年,至唐大历五年复统六县,是为庚戌年,此后成为定制。徽州建于宋徽宗宣和三年,是为辛丑年。黄山原名黟山,为唐天宝六年六月十七日敕改,是为丁亥年丁未月辛酉日。丑、辰、未、戌、己皆为土,而庚、辛、酉皆为金^①,乃土生金,反映了五行的贵生观念,成为后来徽商的经济伦理^②。土在中间,其色黄,《易经》坤卦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可为古代徽州宗教信仰之概括。

① 我国古代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的对应关系:甲乙、寅卯为木,丙丁、巳午为火,戊己、丑辰未戌为土,庚辛、申酉为金,壬癸、亥子为水。

② 土在五音中为宫,金在五音中为商,土生金即宫生商。古代宫与官通用,宫生商亦即官生商。官商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的商业伦理之一。